

单畴书 弹劾年羹尧

□李金科

高密单氏は明清时期享誉齐鲁的世家望族，自万历年间单崇中进士，近300年间，高密单氏先后有78人中文武举人，其中23人中文武进士，1位武榜眼，3位文解元，孕育了众多的达官显宦、文化名流。雍正年间以弹劾年羹尧著闻一时的户部侍郎单畴书就是其中的一位。

单畴书（1669年-1729年），字演先，一字惟访，号砺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中举人，次年联捷进士。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选授江南靖江知县，因丁母忧回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补授陕西延川知县，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保举调补江南赣榆知县，乾隆五十八年（1719年）署海州知州。康熙六十年（1721年）行取湖广道试用监察御史。雍正元年（1723年）奉命巡视中城，不久实授湖广道监察御史，特加分巡陕西宁夏参议道，仍带湖广道监察御史銜。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调补分巡陕西岷峡参议道，因不迎合大将军年羹尧，由此二人不睦，年羹尧以“才力不及、操守不廉”参奏。单畴书的族孙单可基所著的《在庵笔闻》记载了单畴书与年羹尧初次交恶的场景：“先伯叔祖砺峰公擢宁夏道，时大将军年羹尧握重兵，总制两省，权势烜赫，行部至夏，公出迎，年策骏羸，奋疾如飞，故令随语，公前曰：‘将军骑羸行疾，职足弱不能追随。’年睨笑曰：‘是呆子耳。’此后每事抵牾公，公秉公守正，无少曲挠。”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雍正针对单畴书下特旨：“单畴书办事才情或有不及，断非操守不廉之人，著调回以卿员用。”单畴书在谢恩折中说：“窃畴书受皇恩隆重，敢不益励恪恭以尽臣职。但畴书识短才疏，常恐贻误地方，有负官守。蒙皇上不加罪责，复奉特旨调回以卿员用，闻命自天，感恩无地。惟有益矢清白，仰报皇恩于万一耳。”回京后补授鸿胪寺少卿，单畴书任鸿胪寺少卿时，不惧年羹尧权势，结合自己在西北的见闻，上疏弹劾年羹尧树党营私、盗窃名器、倚势殃民等罪，结果年羹尧的三等公爵被降为一等子。同年十二月，单畴书升太仆寺卿，钦命前往畿辅稽查赈务，不久升任大理寺卿。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奉旨与通智办理宁夏察罕托辉渠工事务，此后数年，单畴书一直在宁夏办理水利工程，他带领民众开凿的惠农渠、昌润渠成为当时宁夏著名的水利工程。雍正五年（1727年）擢升刑部右侍郎，后调户部右侍郎，仍驻宁夏。单畴书素有胃病，雍正六年（1728年）十二月病情加重，至次年正月稍有好转，在宁夏办理水利工程的兵部右侍郎通智特地向雍正皇帝奏报单畴书病情，并乞赏人参，雍正应允，赏人参四斤，并降旨“用完之时速行乞奏”。然而单畴书服用人参也无力回天，于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病卒，雍正皇帝下特旨：“单畴书谨慎老成，操守廉洁，办理宁夏渠工实心效力，今闻阖逝，深为悯恻，著赏银一千两为归途之用，回籍之日，准其柩入城。”不久赐祭葬。

单畴书有史才，其任靖江、延川、赣榆、宁夏等地皆有政绩。光绪《靖江县志》记载：“养士爱民，催科不扰，而政尚严厉，一时豪强敛迹，盗贼潜踪。”民国版《延川县志》载：“才学兼优，吏治廉明。”《赣榆县志》亦载：“性缜密，有经济才，治狱讼如家人语”“胥贴服无遁情，故在任无冤狱，称廉平焉。”《宁夏府志》载，“有善政”，时宁夏无义学，单畴书捐资“设馆延聘师以训生童”。单畴书为人正直，其任御史时，抗直敢言，雍正元年（1723年）上疏请敕户工两部清查各省累年所欠铜斤，下部议行。其任鸿胪寺少卿时，弹劾权臣年羹尧，著闻一时。单畴书工诗文，著有《敦本堂诗集》。

单畴书后裔诗书传家，长子单鉉，举人，官邯郸知县。三子单鉞，举人，官宁乡知县。五子单铎，举人，官铜梁知县。其孙单湘，亦中举人，官陈留知县。

春未老

□李玉芝

冬去矣。不经意间，春天已悄然到来，心之春如约而至。

春江水暖，溪流淙淙。水里数座倒影的亭阁，岸边几树烂漫的云霞，总会撩动你的心，欣悦的，惆怅的，激昂的。

风很轻。没了冬日的疯狂与咆哮，轻纱薄翼般浮动在河面上，丛林里，旷野下。风过，仰望苍穹，云淡天高。草坪绿茵间，一根悠长悠长的银线把正在放飞的爷孙俩连在一起。一个少年痴狂，要把憧憬和梦想送上遥远的蓝天；一个童心未泯，顺着银线的轨迹，寻找过往岁月编织的记忆。迎风奔跑着，跳跃着，呐喊着。

花正俏。迎春花是早春的使者，小路旁，岩石边，一族簇，一丛丛。花瓣薄如蝉翼，却晶莹抢眼，如同印象派大师的画，给人梦幻般的空灵。小院的玉兰开花了，密密匝匝，隆在枝头。树下顽童白胖胖的小手，捧了一朵含苞的小花，向妈妈奔去。妈妈蹲下来，深情地望着儿子，宝宝却冷不丁在妈妈脸上亲了一口，幽幽奶香从脸颊泛起，陶醉至极，妈妈笑了，

原来这里有世上最美的花朵。

雨很柔。萧萧飘洒的雨丝笼罩十里古城，脚下青石板被浸润得黝黑发亮，灰墙黛瓦，古意横流。赶紧屏住呼吸，聆听雨落的声音，清脆如珠落玉盘，不由人忆起江南小巷、苏州园林雨打芭蕉的天籁之美。春雨诗意的北国与江南哪个更迷人？让心灵远离喧嚣红尘，独享雨意静恬，心底自然会增加些许舒畅与温暖，一颗年轻的心便在云天山水间灵动。

原来春之初如此美妙。是谁把风的柔美，花的瑰丽，雨的浪漫揉在一起，擎画成世间最美的风景？忽然记起苏东坡《望江南》的诗句“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超然台近在咫尺，因为我的故乡在潍坊，便对苏轼“天下第一台”情有独钟，让古城遗韵和着烟雨春风再次飘进诗人的梦乡销魂。春正酣，心荡漾，情绵绵。

细雨依然。回书房吧，借着夜雨诗意的灵感，展卷捧读，挑灯走笔，继续用贫瘠的文字讲述人间烟火的故事。



露天电影(网络图)

儿时走村看电影

□刘剑峡

儿时的我住在淮北白浪河畔华疃村的姥姥家，与小伙伴走村看电影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时候，县电影队到村里放露天电影的次数屈指可数，放映的影片也比较单调，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几部国产片以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京剧样板戏，还有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影片《在广阔的地平线上》等。在放映“正片”前，通常先放一个《新闻简报》。

虽然县电影队在附近几个村轮流放映的是同一部影片，但我们仍百看不厌，热情不减。记得我和小伙伴全子、福子等，经常组团到外村看电影，只要听到附近某个村子放电影的喜讯，便相互转告，一直处入热切期盼中。傍晚放学回家，我们急忙拿起地瓜面窝头和大葱，一边吃一边向放电影的村子奔去。隆冬时节，虽穿着薄薄的棉袄棉裤，心中却涌动着一股暖流，天寒地冻不觉冷，头顶冷月脚踏雪，在长长的白浪河堤上急急奔跑，南至贾庄北至安固，西至朱马东至里疃北杨等村，都留下了我们儿时看电影欢愉的脚步。

那时，放映前还经常先放一些自制的幻灯片，如介绍老淮县的先进典型，淮北官庄村的贾宝才从滚滚洪水中救出十几名落水群众，成章公社用沼气照明、做饭等博得了观众一片赞美声。印象深刻的是到离华疃村2.5公里的安固村看电影时，放映员在换拷贝的空档连读了三遍寻人信息：“淮北华疃村的栾某之妻，是个聋哑人，外出迷路走失，至今未归，望各村贫下中农帮忙寻找，见者告知，必有重谢！”我们被放映员的行为深深感动，因为栾某的妻子就是我们村的。栾某是位抗美援朝退役老兵，在战场上曾立过战功，他与聋哑妻子相依为

命，得知此消息后，乡亲们都为之奔走寻找。几天后，双杨店公社的一位干部骑着自行车匆匆地来到华疃村第二大队办公室，说栾某的妻子在几十里外的昌邑县某地找到了，是一个昌邑县老乡在安固村看了电影后，在当地发现了栾某的妻子，随即报告当地干部，并到公社邮局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县里又转到双杨店公社。村民闻之纷纷奔走相告，大队干部急忙派一名民兵与栾某一起到昌邑领回了妻子，在当地传为佳话。

最令我们高兴的还是在自己村放电影，整个村子喜气洋洋，热闹无比。不等夕阳西下，干农活的村民早早收工，学生早早放学，家里的老人也早早做好饭，一切都为看电影做好准备。我和小伙伴不等吃完饭，便拿起马扎或板凳，赶忙到放电影的露天场子占地方。我们还经常给放映员叔叔帮小忙，抬挂影幕的木杆子、扯拉从发电机到放映机的电线等，总是被表扬。

县电影队有位叫李学凯的老队长，他的技术水平令乡亲们啧啧称道。那时农村没有电源，放映全靠汽油发电机。有天晚上，李队长正细心地整理放映机，可外面的发电机迟迟发动不起来，年轻的放映队员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只见李队长拨开黑压压的人群走到发电机前，用嘴轻轻一吹油管，再用小细绳把发电机的转子用力一拉，那发电机便“腾腾”地转了起来。银幕前的电灯“唰”地亮了，小伙伴们欢呼着、跳跃着，大家纷纷冲李队长竖起了大拇指。每每看过电影后，乡亲们都要兴奋很长一阵子。

如今，人们利用电视或手机就可享受到电影带来的愉悦，走村看电影的情景亦从指尖轻轻滑过，从心里感恩生活给予的一切美好。